



道德經白話淺釋 ⑩

陳德陽前人 講述 陳樹旺點傳師 整理

（接上期）

「其政悶悶，其民淳淳」，意指以道治理天下者，取治於無為，不使智巧。無為便無所欲，而不擾民；不使智巧，便無所動，而不致天下紛擾。人民鑿飲耕食自生自養，便能向化。故其政寬大渾樸，不亟於刑名賞罰，彷彿悶悶然。也正是善治天下者，以無為之政，使民淳淳純樸，不爭不競，不伎不求，而民德歸厚矣！


「為無為，則無不治」，由於理想政治的施行，促成理想社會的實現，教化下民理想人格的完成，文中「其民淳淳」蓋此義。政治寬厚，沒用任何技巧，似無用處，政治法令不苛刻嚴厲，百姓亦很良善，老子治道是重淳樸無為。假使政令規章違反了道德的自然發展，則在上者，競向智巧，濫施禁令。

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

①察察：清也。

②缺缺：薄也。

言其政濁者其民厚，其政清者其民薄也。政治嚴明，絲毫無漏洞可鑽，卻反而使得人民手足無措，導致百姓不純樸。政策不穩定，使人心惶惶，執政者沒有誠信，又有種族區別，文官制度破壞，造成貧富差距越大，窮人無法翻身；明爭暗鬥，不順民情，不循天理，欺騙百姓，以私智妄用，想盡辦法妄作妄為；人民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俗話說：「有樣學樣，無樣自己想」，因此造成社會不安定。一立此政，則天下之民，莫不以私智求脫，一有事就推卸責任。



一國的政治，察察然似條條分明的，而其民德反而澆薄。所謂「其政察察」，百姓不勝其擾，不免亦以智應之，於是引起「民多利器」、「人多伎巧」，結果「國家滋昏」、「奇物滋起」，故「其民缺缺」。由此可見用智巧，必有為，必滋事。一切以天真渾厚施政，則順天應人，愛民保民，故能無不為，亦無不治矣！

上述無為與有為，得失與否，既已顯然，可知天下事只宜遵道而行，不可強有所為。

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。執知其極。其無正耶。

遇上災禍，不一定是災禍，反而福可能藏在裡面，「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」。說它是福氣，但災禍隱伏在裡面；享受舒服須相當代價，不能沒有付出任何代價即能得到報酬，眼前的享福，災禍即蘊藏在內。修道人不可有為非作歹的心，行為一切需合情、合理、合法而行，出則悌，入則孝。

求福避禍，乃人之常情，老子卻窺破了「常情」的不可靠性；因為在幸運中，早已潛伏不幸的因子，而不幸當中，也含有幸運的種子。所以在人生的歷程中，究竟孰為福，孰為禍，是很難下定論的。或得或失，相反如此，則人之行為，所謂禍的，未必不為福所倚；所謂福的，未必不為禍所伏。這種得失禍福的循環，誰能知其究竟呢？

擴大些講，舉凡人間的是非、生死、榮辱等差異，都是在特定時空下的相對差別，既然相對待，對待便是相反；然而雖是相反，卻是相生相成。如美與惡，如果沒有惡，什麼叫做美？反過來說，如果沒有美，又什麼是惡？所以美，是因

惡而生；惡，是因美而生；美適足以成其惡，惡適足以成其美；美之與惡，是相反的、對待的，卻是相生相成的。

正復為奇，善復為妖。人之迷也，其日固久矣。

正之與奇，善之與妖，亦復如是。由於一般世人總是被現象界的變化所迷，執著於相對，或拼命追求，或盲目地逃避，所以往往只看到事物變化的一面，而不知回復到不變的一面。是以老子特別提出了「禍福無門，互為其根」的道理，就是要我們看清宇宙人生的變化，是由正變到反，再由反復歸於正的自然規律，並從正與反、變與不變之間，去證悟自然的本來面目。進而把握這個規律，使我們同時超越正反的變道，而返歸於常道。

你看為正的，說不定又變為奇，你看為善的，說不定又成為妖。正奇奇正，善妖妖善，反來覆去，永無終窮，凡世間相對的事理，無不如此。世人看不透這種道理，每每各執一偏，以為是非取捨的標準；他們迷於此往復循環的圈子裡，已為日很久了。

（續下期）

